

# 我曾是“戈比鬼”（上）

## 作者是黄新聪

印尼是东南亚咖啡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。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的咖啡，以其特有的香、浓、醇、苦，微甘而不带酸味而遐迩闻名。西加里曼丹不是印尼咖啡的产区，人们食用的咖啡几乎全部靠外岛输入。但西加里曼丹也有一些地方种植咖啡的。日占时期，我们逃难到坤甸近郊的老港，村里就有马来人种植咖啡和烤制咖啡粉的。在印尼这个咖啡王国里，“咖啡店遍城乡，咖啡壶家家有，咖啡香处处飘”，形成了“全民喝咖啡”的大环境。

“近墨者黑”，我之所以成为“咖啡鬼”也是环境使然的。童年的时候，每天在家里吃早餐，奶奶必定冲一大壶咖

啡，伴以一盘炸大蕉（Pisanggoring）或“酵粿”（即广东的“松糕”），每人一杯加糖的咖啡、一块炸大蕉或“酵粿”。家里有刚从“唐山”来的“新客”，不习惯喝咖啡，那就吃潮州粥了。我从来不吃粥，每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，吃过一块炸大蕉，急匆匆地上学去了；中午放学回家，刚撩下书包，便去看咖啡壶里还有没有咖啡，即使是凉的，也要喝上一两口；下午一点半回学校上课，又是一小杯咖啡。咖啡已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料。由于我平时的饮食离不开咖啡，刚从“唐山”来的“四老婶”（四叔婆）就把我叫做“小戈比鬼”。“咖啡”，印

尼语叫“kopi”，华语读为“戈比”。故一些喝咖啡成瘾的人被戏称为“戈比鬼”。

西加里曼丹种植咖啡的地方不多，咖啡产量很少。二战期间，由于战乱，从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进口的咖啡少了，因此坤甸咖啡匮乏。而逃难到老港的难民，几乎人人都有喝咖啡的习惯，而当地农户自产的咖啡不多，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。开始，众人便将吃过的咖啡翻渣，一遍两遍，不停地翻，直至平淡无味，才依依不舍地将其当垃圾倒掉。难民们为了满足“咖啡瘾”，便出谋划策寻找咖啡的替代品，终于发现用玉米粒烘焙研磨之后可当咖啡喝；初尝之后，觉得味道还可以，难民们便如法



炮制。在日本占领时期的3年8个月逃难生涯中，不少人就是以这种咖啡代替品缓解“咖啡瘾”的。

日本投降后，我回坤甸上学，读初中的时候是半工读，白天上课，晚上给《黎明报》抄写广播新闻，经常工作到深夜，工作和学习的压力很大，经常出现精力超支的情况。每当我感到精疲力竭的时候，只要喝上一口咖啡，精神便为之一振。为了在深夜工作，我每晚9点左右必喝一杯浓咖啡，这

已成了我多年的习惯，我的咖啡瘾也越发严重，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“戈比鬼”。

1950年回国，带队的廖文仲老师行前同我们开座谈会，介绍国内的情况，廖老师语重心长地说，国内的生活条件比南洋差得多，同学们今天回国，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。我当即表态，什么艰难困苦，我都能挨得去，就是断了咖啡，可能难于忍受。廖老师亲切和蔼地说，那你就带点咖啡回去吧！我心里



我爱喝咖啡，从记事之日起，我就有喝咖啡的爱好，年轻时已到嗜好成瘾的程度。



遍布坤甸各街市的华人咖啡店